

北京旧闻丛书

古都艺海撷英



北京藝
山也版
社出版

K291
38
2

古都艺海撷英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5

(北京旧闻丛书)

ISBN 7-5402-0422-2

I. 古… II. 北… III. 北京-史料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7199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物勘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418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70 元

出 版 说 明

北京，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自辽金以降，建都于此，元代之后，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城市面貌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与思维方式，观念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方面。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旧北京的历史遗存和标识也在逐渐地消逝着。宫殿、陵寝、园林、寺庙、会馆、故居，这些历史文化的实物，到今天已经成为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与修复，人们可以从这些实物中去了解历史，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也有许多与历史文化有关的地点与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片瓦无存，只能在文献中寻找一些轮廓和痕迹了。至于那些不见经传的掌故轶闻和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史料，则往往被更多地湮没了。

我国专门记载社会生活与风俗习尚的著述很多，如梁代的《荆楚岁时记》、隋代的《玉烛宝典》、宋代的《岁时广记》，以至现代的《北平风俗类征》等等。而记载地方名胜及风物的著作则更是不胜枚举，如《东京梦华录》、《唐两京城坊考》、《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考》及近人的《燕都丛考》等，都是这一类著作。人们依赖这些文献去了解已不复存在的文物古迹，了解若干年前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远的不说，就是四、五十年前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是“旧闻”了。而这些“旧闻”对我们了解北京的历史与北京地域文化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些“旧闻”的内容更不见于正史记载，当时又没有声像资料留下，于是就越显得珍贵了。因此，北京燕山出版社

编辑了这套《北京旧闻丛书》，为读者提供一系列有关北京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图书。

自1985年至1992年，我社曾创办出版了《燕都》杂志，这是一本专门介绍北京历史文物、人文掌故和社会生活的刊物，发表了不少根据亲见亲闻、个人记忆写成的好文章，受到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后来由于出版经费不足而停刊。对编者和读者来说确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此次收入在《北京旧闻丛书》中的《京华古迹寻踪》、《京都艺海撷英》和《旧京人物与风情》三种，就是分门别类辑录《燕都》中的好文章而成书。其他几种也是我社历年出版的有关北京史地、文物古迹和社会风俗的优秀读物，纳入丛书系列重印。

今天的北京，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与变革的伟大时代。北京作为有着三千年建城史和近千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世界大国的首都，她的地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出版《北京旧闻丛书》目的绝不是怀旧，不是对昔时的眷恋。而是使人们了解北京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更热爱北京的今天和未来。

丛书所涉猎的范围，虽然没有一定的系统性，但都与古都的历史文化有关，它将对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承传做出不少资料补充。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非常吸引人的可读性，有如一幅白描长卷，将北京的历史风貌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如果它能为您留下一些回味，留下一些思考，也就达到了我们的出版目的。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大礼堂前的红玫瑰	
—— 缅怀母校贝满女中	郭 蕊(1)
三十年代王府与大学校址	杨纤如(5)
满文和北京满文书院	金宝森(8)
北京戏剧教育的一页	李 畅(12)
北京国子监	马希桂(15)
北京的书院	丁益吾(18)
鲁迅在北京任教过的学校	王士菁(21)
京师大学堂沿革及掌故	马延玉(24)
记七十年前的北京晓报附设工读学校	简恩霏(27)
爱新觉罗氏的教子之道	齐 瑞(30)
爱国教育家马相伯老人	郑逸梅(33)
记七十年前北京南城劝学所	简恩霏(36)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单士元(40)
近代北京的教会学校	赵蕙蓉(43)
清末北京的法政教育	王立中(47)
蔡元培与北大学生军	李 熙(51)
北京的工读互助团	匡长福(54)
北大往事漫忆	黄萍荪(56)
植贤—— 末代私塾	松全才(59)
胡适在北京大学	邓广铭(61)
旧京校园文学	林慧文(69)
《牧野》在沙滩	可 音(73)
近代回族教育家王宽	冯今源(76)

“孙行者”对以“胡适之”的始末

及通信二则	白化文(79)
孔德杂忆	沈崇刚(81)
高仁山与艺文中学	倪宝恕(84)
五城学堂成立的前前后后	蔡石谷(87)
记得当时年纪小	梁实秋(91)
梁实秋在清华园	连兴 黎照(93)
栗庆茂·大妖怪·田德禄	杨树屏(96)
首演时装戏剧的女演员——刘喜奎	王登山(99)
梨园界的四大管家	张晓晨(102)
北京的评书	李治杰(104)
名丑《请医》	李治杰(107)
也谈萧老的《请医》及其它	吴小如(109)
记张文斌的一则数板	胡文华(110)
“族议”风波和奚啸伯的家世	张守常(112)
北京与东北的曲艺名家往来录	耿 璞(115)
关于坤伶陆素娟	李克非(119)
“相声麻子”与“穷不怕”	王宏凯(120)
谈车王府曲本	石继昌(122)
辛亥以来北京剧场的变迁	李志坚(124)
京师南城	

——戏曲艺术的摇篮	马铁汉(127)
-----------------	----------

嘻笑怒骂皆文章

——戏曲艺人讽刺时政点滴	陈乐溪(132)
京胡史话	陈韶轩(134)
再谈广和楼与《唐土名胜图会》	黄殿祺(138)
曹禺的戏在北京	郑 榕(140)
杨小楼先生的《湘江会》	朱家潘(142)
富连成社史料补遗	叶盛长 靳飞(145)

堂会戏闻见录·····	启 璟(147)
三座尚存的会馆戏楼·····	李 畅(154)
以讹传讹的“哈尔飞”·····	李 畅(157)
从卖唱瞽者到单弦岔曲·····	贾化虹(159)
四十年代的北京话剧演出·····	李云子(161)
浅谈子弟书·····	富 丽(164)
钩奇探古一梦中	
——收藏脸谱琐记·····	翁偶虹(167)
闲话《青石山》·····	朱家晋(171)
北京皮影流派及艺人·····	杨祖愈(174)
郝寿臣先生的一支遗笏·····	德 园(176)
深切的怀念	
——纪念郝寿臣先生百岁诞辰·····	袁世海(180)
老北京的电影业·····	杨桦 任自斌(183)
“升平署”轶事二则·····	潘侠风(185)
三十年代北京的戏院	
——戏迷闲话之一·····	吴小如(189)
买票看戏	
——戏迷闲话之二·····	吴小如(192)
戏单与喝茶	
——戏迷闲话之三·····	吴小如(196)
收听实况转播和业余清唱比赛	
——戏迷闲话之四·····	吴小如(198)
看票友的戏	
——戏迷闲话之五·····	吴小如(201)
余叔岩晚年演出纪实	
——戏迷闲话之六·····	吴小如(205)
名媛演戏	
——戏迷闲话之七·····	吴小如(208)

余叔岩的一组珍贵舞台剧照·····	朱家潘(211)
慈禧在德和园戏剧生活一瞥·····	姚天新(214)
北京的早期文艺团体——笑社·····	成善卿(217)
漫谈清音票房·····	张景山(219)
艺人“飞飞飞”·····	窦凤山(221)
城南游艺园与其坤剧场·····	贾启贤 周万明(223)
回忆父亲连阔如·····	连丽如(225)
京剧脸谱记问·····	刘曾复(229)
程砚秋先生谈“戏德”·····	刘迎秋(233)
忆北京沦陷时期的话剧·····	李云子(235)
中国最早的话剧学校·····	简恩霏(239)
清宫百戏·····	万 依(240)
记恭王府堂会戏·····	朱家潘(245)
大都才人马致远·····	刘荫柏(248)
藏书家潘祖荫·····	萧新祺(251)
辜鸿铭其人其事·····	靳 飞(253)
再谈辜鸿铭·····	靳 飞(257)
近代艺术大师朱复戡·····	郑逸梅(260)
长安三朱·····	章津才(264)
记溥西园先生·····	朱家潘(266)
广和居题壁诗·····	朱寄尧(272)
纪念陈寅恪先生出对联考题六十年·····	卞僧慧(273)
聂耳在北京·····	吴哲征 王克昌(276)
程砚秋集锦扇记·····	翁偶虹(278)
爱新觉罗·毓岑楷书《孝经》跋·····	史树青(281)
金受申与《立言画刊》·····	谢其章(282)
胡适在北大的趣事·····	胡成业(285)
载涛与马·····	徐步霄(288)
郑振铎与北京青年会·····	平 子(291)

- “忘山庐”与北京 邓云乡(294)
- 书贵瘦硬方通神
- 纪念罗復堪先生 叶喆民(300)
- 墨芬犹念意竹簪 石继昌(304)
- 忆叶恭绰老人 郑逸梅(307)
- 齐如山其人 曹其敏(312)
- 张伯驹似园述往 稚甫(314)
- 华罗庚教授的佚事 王时风(317)
- 马衡先生二三事 傅振伦(320)
- 张伯英书法艺术管窥 马铁汉(322)
- 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 周祖谟(324)
- 朱启钤的文物账册 叶祖孚(327)
- 兰陵忧患生其人 柳 芑(330)
- 张志鱼刻竹艺术 赵润田(333)
- 章太炎《徐中山泛舟图》 章津才(335)
- 张伯驹二三事 李克非(336)
- 魏源在北京 李 瑚(342)
- 息园老人旧事
- 记名医萧龙友 邓云乡(346)
- 王爷出身的历史学家 王晓建(350)
- 风雨萍踪旧京华
- 李苦禅画师居京散记数则 李 燕(353)
- 张大千消夏听鹧馆 李克非(357)
- 旧京小说和小说作家群(上) 林慧文(361)
- 旧京小说和小说作家群(下) 林慧文(365)
- 七十年前北京报界一奇 简恩霏(369)
- 记先祖屈公兆麟与清廷如意馆 屈祖明(371)
- 笔讼风波 崔普权(375)
- 回忆《实报》 郭东郊(377)

我与《小小日报》·····	耿小的(380)
谈南张北溥·····	邓云乡(382)
清宫造办处 如意馆 画院(上)·····	邓耆年(384)
清宫造办处 如意馆 画院(下)·····	邓耆年(389)
《三希堂法帖》和阅古楼·····	雨 轩(391)
蒙古族书画收藏家贡桑诺尔布·····	史树青(393)
旧都画坛四名家·····	章津才(395)
北京的文具店·····	吴小如(396)
《点石斋画报》中的北京新闻·····	王 颀(399)
旧京城南报馆多·····	王代昌(402)
琉璃厂文物行业的“封货”·····	傅宗泰(406)
琉璃厂书业补闻·····	胡金兆(408)
在北京雕造刷印过哪些大藏经? ·····	童 玮(410)
浅谈北京版刻图书·····	傅宗泰 李焕玲(413)
北京的书店和书摊	
——燕尘摭旧·····	吴小如(418)
书林散叶·····	雷梦水(421)
记藏书家朱翼庵先生·····	雷梦水(427)
鲁迅与琉璃厂·····	冯宏来(432)
刘半农买书·····	李 余(434)
琉璃厂古今谈·····	安 河(435)
元明两代的北京书市·····	张次溪(439)
北京书摊话旧·····	石继昌(442)
北京书市史话	
——通俗唱本之发行(上)·····	张次溪(445)
北京书市史话	
——通俗唱本之发行(下)·····	张次溪(448)
现存最早的一幅燕国地图·····	黄燕生(452)
《旧都文物略》和编者·····	邓云乡(454)

虹光阁与宝古斋·····	邱震生(456)
宣武门内海市界	
——鲁迅先生访书之地·····	石继昌(459)
紫禁城内的文化殿堂·····	贺海(461)
回忆三十年代的北平通俗读物编刊社·····	郭敬(464)
《旧都文物略》编纂经过的一些回忆·····	陈声聪(467)
博物馆话旧·····	沈平(469)
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史略·····	傅振伦(472)
清宗室盛昱和《雪履寻碑录》·····	冯其利(476)
《钓鱼台赐庄图咏》·····	赵金敏(481)
香妃画像真伪辨·····	郭福刚(484)
墨云室·····	苑洪琪(487)
清史馆遗闻·····	王会庵(490)
庆珍批本《燕京岁时记》·····	郑炳纯(495)
番字牌石刻之谜·····	李尚礼(501)
“木乃伊”篮球队·····	管玉珊(503)
北京话里的满语词·····	长白愚叟(506)
南北两台《赛金花》·····	李克非(509)
明清两代北京的著名棋手·····	王宏凯(511)
康熙南书房轶事·····	刘潞(515)
寿逸厂先生的“一络索”词·····	石继昌(518)
清宫摄影缘起·····	林京(521)
圆明园的珍贵遗物	
——中山公园里的兰亭八柱碑亭和青云片石·····	
·····	王敬铭(524)
《京华慷慨竹枝词》·····	李余(527)
刘兰塑胡同名称的来历·····	史明迅(529)
旧中华邮政发行的三套北京名胜纪念邮票·····	朱祖威(531)
北京古观象台·····	崔振华(533)

北京用瓷始何时·····	孔繁峙(537)
慈慧寺与“北平剧联”·····	陆 敬(538)
裴文中先生与“北京人”·····	一 丁(540)
陈莼衷先生的淑园与《燕都丛考》·····	郭久祺(542)
都门冰嬉诗话·····	贺 江(545)
北京贡院简介·····	张先得(549)
于奕正与《帝京景物略》·····	张次溪(551)
北京牌匾今昔谈·····	吴小如(555)
六十年前一次佛教盛会记略·····	简恩霈(558)
两首很有特色的北京儿歌·····	王文宝(561)
旗人姓名读音及其他·····	石继昌(565)
谭家菜主人的一副集句联·····	夏玫云(568)
《新青年》与《每周评论》旧址·····	陆 兵(570)
外馆沈家及《北海闲咏》·····	白化文(571)
天桥话旧·····	魏喜奎(576)
谭鑫培与“天蕙斋”·····	王金璐(581)
北京最早的民众教育馆·····	常人春(585)
国子监十三经碑林·····	吕树林 赵启功(588)

大礼堂前的红玫瑰

——缅怀母校贝满女中

1989年9月1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一张令人瞩目的照片，它是新建成的北京市166中教学大楼。166中的前身是贝满女中——女十二中。校址在同福夹道，原名佟府夹道，是位于灯市口东端的一条短短的曲巷。二十年代末期当我首次踏进贝满高中大礼堂时，只是一个投考初二未满12岁的孩子。虽然来自僻远的浙东，却坚决要考上这所北京第一流的女中，这是我的父亲燕大法学教授的期望。

迄今已有120余年建校历史的贝满中学，最初的规模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贝满夫人(Mrs. Bridgman)捐款创建的一所女子小学(旧址在今王府大街幼儿园)。1895年又成立四年制女子中学；到了1905年已扩大规模为培元蒙学(6年)、贝满中斋(4年)和协和女子书院(4年，增设大学课程)。三三制中学成立于1923年；1927年在当时的教育局正式立案，分设高初中两部。初中在灯市口大街上育英中学的近邻公理会大院内。芳草如茵的大院十分清静宽敞，有趣的是大院的教堂每逢星期一早晨就成为我们举行孙中山总理纪念周的场所。大院西北角有十来级台阶，迈进这间前厅，才是门禁森严的初中部大楼。

贝满中学虽是教会学校，进入三十年代，宗教性的清规戒律日益淡化，校方不强制学生去做礼拜或参加“查经班”一类活动。它以师资队伍强，教学质量高，管理严格，学生自觉遵守纪律，获得广大家长的信任和社会声誉。学生的家庭出身以大、中学校教师、医生、工程师、律师、邮政交通部门的高级职员占多数；官僚和大资本家很少；由教会资助的免费生和工读生约占十分之一。

住校生约占全体学生的四分之一。学生平日一律穿“学衣”，冷天蓝布罩褂，春暖夏日则穿浅蓝色布袍或竹布衫黑短裙。上体育课穿“操衣”，上身白色，灯笼裤黑色。这所由于私立而学费较高，被目为“贵族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朴素的，脚下穿布鞋或球鞋的居多，穿硬底鞋的不准走过操场。

当我升入初三时，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市统一考试，学习紧张起来。为了学校的声誉，老师们督课很严，都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国文课换了思想进步的刘老师。他不侧重背诵古文，而大力培养我们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他主张造句立意务求清新，还让我们以写日记、游记的方式练习白话文。记得他第一周就叫我把自己的作文抄在黑板上，师生一起品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课外活动在文娱体育之外也增添了内容，由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来帮我们组织活动，自由参加，定名“实社”。每周一次，讨论时事，介绍进步书刊。当时贝满在郊区东坝办了一所义务小学。为了给东坝小学募款，曾举行一次义演。节目中有我们班的英语短剧和舞蹈。大轴戏是高中生胡懋华（1931届校友，协和医院放射科前主任）主演的《父归》，剧情感人，台词动听。我初次领略了话剧的感染力量。

贝满以女教师占绝大多数。美国教师毫无例外都是虔诚的传教士，终身不嫁。我曾亲聆教诲的女教师们，她们当时年龄并不大，都在30岁左右，却使人深切地感到她们蔼然如春风，无私如雨露；对她们奉献青春年华、毕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热忱，无限崇敬。1944年4月20日，初中部侯玉美主任不幸病逝，年仅四旬。据她弟弟侯仁之同志追忆，从各处赶来送葬的校友和在校同学一起，汇成一眼望不到边的长龙，连日本宪兵都为之动容。

高中和初中相距不过半里，可是气氛大不一样。高一增添了不少新生，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竞争。班上常举行各种内容的辩论会，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锻炼口才。三十年代初期，贝满在全市国语演讲比赛中，两次获得冠军，决非偶然。

高中没有训育主任，也不设舍监。学生自己维持课堂及晚自习纪律，检查宿舍、食堂校园环境卫生，管理伙食，处处体现了校训“敬业乐群”的精神。高二时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仿照市政府机构的“教育局长”，负责工友夜校的国文课，并要定期与东坝小学取得联系，为它送去图书和教具。

高中的课外活动内容更加丰富，除了“实社”继续每周聚会之外，我们还参加了“四校歌咏队”。四校是贝满、育英加上通县的潞河中学、富育女中。一年一度公开演出，颇获好评。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走向社会，组织“抗日救国会”，当时我担任大会文书。主席团共五人，多次去前门一带慰问东北流亡学生，为他们奔走宣传，募捐衣物。古北口战事吃紧时，学校组织同学轮番去慰问伤员，协助护理，还为战士缝制冬衣。此外我还喜欢话剧并参加演出，为欢送毕业班曾演出田汉的《苏州夜话》；而当我们班向全校师生告别时，剧目则是激动人心的《山河泪》（侯曜著）。

近年我常听到有人好奇地问：“从前教会学校的学生是不是整天念外语？”我笑着解释：“不是的，至少我所在的贝满中学不是的。”贝满的英语教材并不特别艰深，关键是从初一就开始全部用英语讲授。各个年级都根据学生程度分为若干小班，不超过30人。学期结束时，根据学生成绩优劣，进行调整。基础训练很全面而严格：从发音到语法，从课内外阅读到写作，从书本到实践。会话开专课。高三还加一门“职业指导”，任课教师是燕大校友卢淑群。她是我在贝满见到的第一个教英语的中国女教师。贝满并不偏重英语课，但由于教学效果好，许多校友都反映自己的英语水平得力于中学的基础训练。

贝满高中不分科，文理并重，教学目标是全面发展，既教书又育人。第一任中国校长管叶羽先生就是原协和女子大学物理学教师。他从1922年起，任校长职务二十余年，口碑载道。他为人正直，治校勤恳，关心教学工作的进展，爱护正处于青春发育期

的学生。他以认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来处理学校的行政工作，不分寒暑，不论星期假日，数十年如一日。

自1898年第一届中学毕业典礼到1949年，共有51届毕业生。1918届校友冰心老人写了一篇《我入了贝满中斋》，抒发了她对母校的真挚感情，刊登在建校120周年纪念册上。她的结束语意味深长：“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来写这四年认真严肃的生活。这训练的确约束了我的‘野性’，使我在进入大学的丰富多采的生活以前，准备好一个比较稳静的起步。”多少年来，贝满中学的优良传统就在于扎扎实实的严格训练，使历届毕业生都能稳健地起步，尽管各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专业有别。

1989年秋天香港出版的杂志《Renditions》（译丛）第32期有大半篇幅是冰心的作品译文和专论。引起我注意的是冰心早年的一张照片，在后来改为贝满高中大礼堂前的玫瑰花旁边拍摄的，当时是协和女子大学的校园。管叶羽先生就在那里执教，冰心曾撰专文纪念他。冰心自称平生最喜欢玫瑰花，这和大礼堂前的玫瑰花似乎是分不开的。它是一棵人人钟爱的玫瑰花。每年夏天应届毕业生向它告别时，它开得最红、最美。

1984年秋在166中举行建校200周年纪念会，由1938届校友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主持。纪念册上有一张管校长65岁寿辰遗容，下面还有管校长在1947年10月与返校的1942届校友在训怀堂前的合影。可惜玫瑰花离焦点稍远，没有拍进去，但簇拥在老校长周围的校友们岂不都是盛开的红玫瑰吗？纪念册中还有无数献身革命事业、教育、科研、医护、文学、音乐、艺术工作的校友们的照片与纪念文章。海内海外，海峡两岸，同窗同心，心中都有一棵永不凋谢的红玫瑰，不辜负师长们的辛勤培育与殷切期望。

1990年第一春于未名湖畔

郭蕊